



# 秋

◎卫宗杰(河南平顶山)

一阵风吹过,不那么寒冷,路边法桐上的树叶,挣脱树杈的羁绊,毫无章法地飘落地面,甚至有的落地后也不老实,哗啦啦的带着响,打几个滚向远方翻卷而去。

是深秋了,秋的味道越来越重,湖边的柳叶也随风飘散,月季零零散散开在枝头,在秋风中寂寞地摇曳。好久没到湖边散步了,他想象这个季节应该有的景象。

又一阵风吹过,看着身旁的树叶,一片接着一片地凋零,风把它们聚在一起,又吹向远方。春夏遮天

蔽日的大树,树叶渐渐稀疏,仿佛在打开的天窗,透过天窗望去,蓝蓝的天空有几只鸟儿鸣叫着飞过,秋高气爽,景色越来越美,他的心头涌起另一番滋味……

五月,春暖花开,正是欣赏祖国大好河山的黄金时节。他取出心爱的单反,晚上坐在创作台旁,仔细地擦拭着每一个部件,他想利用公休假带着家人定格美丽的瞬间。“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”。他不愿辜负这大好时光,想尽享这美好时光。

但他知道,今年的计划要止步于一项关乎民生的大工程,取出相机擦拭只是一种心理的抚平,工程不会像想象的那样简单,一道道、一步步,他责无旁贷。

个人爱好服从大局,功成不必在我,功成必定有我。明年的这时,湖水会更蓝,天空更辽阔,月季花开得更艳,杨柳依依,鱼儿浅游,鸟儿

飞翔,风光在前头……

夜空深邃,远山如黛,湖水渺渺,花香袭人。他毅然收起相机,整理好工作包,满怀激情地投入到这场大会战中。

这一战就到了收获的秋。

秋风穿过楼宇大厦,拂过熙攘的人群,带着丝丝的凉意,也带着沁人肺腑的桂香,飘到了他的身旁。他,静静地站在街道上,如水的月光倾泻在万物之上,清辉漫洒。

秋,无声地来了。

平安大道、开源路、曙光街、自由路、民主路、园丁路……工程已近尾声,他虽然疲惫,想倒头大睡,但,站在街衢的一角,浸染着浓郁的桂香,抬头仰望,月亮把温柔的光弥漫开来,与路边璀璨着的路灯交相辉映,这一刻温馨宜人,也温暖了他的心。

他欣慰地笑了,忘记了疲惫。这是收获的季节!

## 秋吃“小人参”

◎夏宗鑫(云南泸水)

立秋之后,天气渐凉,昼夜温差变大,空气变得越来越干燥,人体内的燥热之气也随之渐渐升腾,甚至燥出鼻血。这时,萝卜最宜上桌,它顺气消胀、止咳化痰、除燥生津、清凉止渴、散瘀解毒、抗癌利咽、利胆降脂,因营养价值丰富,萝卜素有“小人参”之称。

秋冬季节,正是胖胖的萝卜离开泥土,进市场、上餐桌之时,白萝卜,青萝卜,红萝卜,在每家餐桌上争妍斗艳,挑逗着人们的味蕾,滋养着人们的身体。

因为妈妈的好手艺,萝卜成了我最爱吃的食物。萝卜炖排骨、萝卜丝鲫鱼汤、凉拌萝卜丝在餐桌上争美,我最爱妈妈做的萝卜炖排骨和萝卜泡菜,两道菜都挺简单,但最能体现妈妈做菜的巧劲,她会根据食用人群的不同而灵活变化,从而发挥萝卜的最大功效。

萝卜炖排骨算是最常见的家庭菜式了,排骨焯水,妈妈会根据家庭成员身体情况调整做菜的方法,如果这几天大家的身体没有什么不良状况,那她会在热油锅放入八角和草果,倒入排骨,炸至外表金黄,再倒入冷水,炖至用筷子轻轻一戳便可戳破肉的程度,出锅前半小时加入萝卜、少量生姜,这种做法,排骨上的肉吃起来很有嚼劲,汤的味道也比较浓郁;如果家里有人身体不适,妈妈会跳过排骨炸至金黄的环节,直接用冷水炖排骨,加入大料,后续做法是一样的,这种做法汤的味道较为清淡、鲜美,肉质也更软嫩。

我家的萝卜泡菜有几种不同的做法。在我小时候的秋冬时节,妈妈每隔一两个月就会买回一大筐红白萝卜,清洗干净后,切成条或块,洗洗切切的环节是我和姐姐的最爱,沐浴在阳光下,肆意地吹着牛,享受劳动的快乐。一切就绪后,把萝卜倒入干净的罐子里,撒上盐、一把花椒,倒入凉白开,静置3到5天,水的颜色变成淡粉后,便可食用;待我再长大一些,爸爸有时会往泡菜罐里扔一块红糖,泡菜的颜色会变成淡淡的酱黑色,别有一番风味;大学毕业后,妈妈做泡菜又有了创新,凉白开变成了滚水,妈妈说这样做的泡菜能保存更长时间,吃起来口感更脆。萝卜泡菜可谓是餐桌上的百搭单品,随便撒点盐和辣椒面就可上桌,也可隆重地倒入酱油,撒上花椒油、辣椒油、芫荽等配料,味道清香,酸爽可口。

可以说,萝卜是我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食物,现在吃的时候总感觉萝卜带着记忆,保存着美好。

寒露已过,马上就要霜降了,“小人参”正是上市旺季,“冬吃萝卜夏吃姜,不劳医生开药方”,萝卜发挥保健滋养功效的最佳时刻又到了。

## 延续生命的两棵树

◎董国宾(山东微山)

我记得清清楚楚,我家院子里有两棵树。一棵弯了几道弯,但枝条交错,茂密的叶子盖住大半个院子,灼灼夏日,父亲常把近邻叫来树下纳凉。另一棵,则迥然不同,光秃秃的几近只剩躯干,像个麻秆一样站在西墙边。瞧着这两棵树,父亲常倒背着手在院子里来回走,像穿越岁月的一条船。

父亲天天去庄稼地里干农活,操劳的时间每天都分成好几段。父亲知道,这些农活一辈子也干不完,即使一个人的全部时间用没了,庄稼人的农活依旧像路一样长,依然如初绽的新芽一样看不到终老。残月星疏的时候,父亲就推开屋门,早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父亲脸上,沐浴着牛巢和鸡舍。父亲不虚度每一天,更不会把春播的土地荒废掉,父亲的脊背驮满一个家庭大大小小的事儿。

村子四周是无垠的田野,田野尽头生长着另外一个村庄的庄稼,父亲淹没在自家的庄稼地里,无声

地挥动锄头。风掀起一阵狂热,父亲没有抬头看高悬的灼日,汗水滴落在脚下的土地。麦粒饱满时,父亲抬起头来,从衣兜里掏出一袋烟,盘坐在地头上,大口抽上一阵子,这一小截儿时光算是圆满地过去了。前面走不完的日子里,父亲仍会弯腰荷锄,锄地、割草、灭虫,年复一年地做着用尽一生也做不完的事。

刮了一夜的大风,差点把草垛掀翻,院门被刮得一开一合。这场突兀穿行的风,迈开大脚在村子里肆意行走,夜蜷缩在寒月中,土梁上的村庄好像要被刮歪。父亲的岁月中,全家人的岁月中,都会有来自不同方向的风,在一场大风过后,人和草木刮歪了的再想办法直起来,被

掀翻的草垛、土墙、牛棚,是要恢复原貌的。没等凉夜躲走,父亲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,第一个站在院门前,也站在了寒风中。父亲拍了拍肩膀,冲着大风吼道:“人还能被风改变了方向!”

一个人的岁月像旷野一样敞开,走进那些一生做不完的事儿,让人不会在虚无中虚度年月。我家的院子不大,那棵弯了几道弯的树,父亲没有砍掉它。西墙边那棵光秃秃的树,也一直生长在那里。弯树不可另作他用,但炎热里能遮荫。光秃秃的那棵树,身上拴着家里的两头牛。时光止不住脚步,岁月的风霜让父亲累弯了腰。在泥土里刨食的父亲,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赶牛车了,但还能在村头拾柴,饲养满院的家畜家禽,父亲的一生都在岁月中奔跑。

人生如豆荚,不求长短,但求节节饱满。农民父亲说不出这句话,却做成了院子里延续生命的那两棵树。